

回归生命的零度

□文学院 尹晓旭

生,走过绝望,渴望希望。他在这里看破了生命的温度,走过高温经过严寒,终将回归到他生命的零度。

地坛仿佛就是为了史铁生而有。在这纷纷扰扰的尘世里,在这充满杂音油秽的尘世中,它让史铁生有了一个心灵的归处。在这个心灵的庇护所里,他思考着那个曾经也困扰过哈姆雷特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到底是继续这样苟且地毫无目的地为了活而活着,还是干脆一走了之。他的万千思绪在这里碰撞着,思绪多了也就容易遇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尘世之中遭遇的心中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油污、畸形、歧路重新放回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无疑,地坛是史铁生的养料,是他生命的源泉,是他生命的恒温器。

于是乎,在地坛的滋养下他发出了“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的呐喊。是啊,人对于宇宙而言是渺小的,就像在漫漫长河里的一粒浮尘,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因此,在受到命运的不公时,与其在自己的欲望中沉沦,权衡得失,为自己的失去而捶胸顿足,懊丧不已,甚至去指责

上苍不公,自暴自弃。但别忘了上苍不公只是造成了绝境,他无法使过程不精彩,相反这不更有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立于目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理想使你迷醉,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你的伴奏。所以去热爱它,接受它,包容生命的缺憾,睁开发现美的眼睛,找寻生命中的美好,并将其如歌舞一样炼为永恒,饱含对世间万物的爱。常存于世就像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它已为永恒。

史老曾写过:“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人活一天,不要白活。’也是其一。慢慢地去做这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天命的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



的存在。”读他在漫长痛苦中获得的感悟,感到空洞的心得到了某种抚慰。生命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我们各自孤独地走在这条路上,有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挣扎,失落不堪,亦有很多的千山万水,劲草嫩花。它们在风雨中洗涤也在岁月中散发着光芒。

这样的地坛怎能不令人向往,我也想寻找那个地坛,寻找着内心的宁静。但终究不过是庄生梦蝶罢了。那地坛只是史老笔下的精神载体,盲目地崇拜是无法找寻到的。这样的找寻到底是寻找的什么,寻找的是对名人的个人崇拜,抑或是寻找着那片淡然景色。就像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名后,他的家乡,他精神的沃土成为了商人眼中的利

益,游客去探寻莫言的故居,去拔他门前的萝卜。想要沾染一些莫言的精神能量。想要炫耀一下我去过莫言的故居,就像炫耀一下我去过地坛找到过史铁生的印迹一样,是真正的寻找吗?一切不过尔尔。只有细细寻味,认真看书,那么地坛便在你心里,不必找,它会跟着你走。

回首史老的卷首语“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所以死与你我从不相干。”是啊,他一直活着,在这星云流转,树叶飘零的世界,在这每一个轮回所带来的经久不息的感动中。他扶轮问路,他以写作的姿态定格了一年,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他一直存在,只因他回归了生命的零度。

游台儿庄

□文学院 贾继维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一篇名为“游台儿庄”的文章。毕竟,在一个熟悉到骨子里的地方中闲逛不会让你看到新的树新的楼新的太阳,没有谁会把它当做一场旅行。

六月末七月初的春风来来往往,大地躺在它的眼睛里和日渐灼热的太阳下,蒸腾着盛夏的生机——在这样的时节里我第一次坐上公交车,行在十二步宽的台韩线上。

路边的半尺泥土上,常有游荡的家猫栖息的地方,断断续续地新栽了几株小树,树干依然包裹着只有在隆冬才会被用来抵御严寒的厚衣,枝叶稀疏地点缀着台儿庄盛夏的生机勃勃。只是不知为何,在我的视线里,它们沾满了车窗上大大小小的疤痕,在微风下一齐向我身后的西方招摇着上身,做出逃离般的姿态。这些初来的树一定还对台儿庄充满怯意吧,再过几个月,我想再过几个月,它们就能爱上它们脚下的泥土了。

路的中段,一大片荒地前因损毁而被遗弃的路灯下,有十来米的距离被一块蓝色铁皮围住了右

侧——通向城区时的右侧。几颗石子像台韩线的伤痕里流出的血一样,散落在蓝墙脚下,参差不齐地,像是铺出了这段柏油路的痛楚。我不知道在我不在的日子里,它在哪一刻受了一场创伤,也不知道如果它记起去年我和友人路过它时的一场欢笑,会不会就可以弥合伤痕。

那座正在建筑中的不知名的会馆又加了几根钢筋,第一个交通信号灯的拐角处比以前颠簸了少许,汽车站对面右手第一棵树上的鸟窝失踪了,运河湿地北侧的堰被一道伸缩门阻断东西,无方书吧里咖啡猫小米的头胎夭折在上个冬夜,古城西门的入口处不知从何时起不再检票……在下公交的一刻,太阳将我熟悉了异乡风俗的双眼照得生疼,猛地想起上一次认真地逛台儿庄还是在去年的八月。整整十个月的时,足足十摄氏的温差,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肉躯尚在另一个地方历经了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个挤满了时针跳动声的小城,它发生的故事,又怎堪娓娓道来。

我啊,我闭着眼能走得来台儿

庄的每一条街道,可街道上往来者的面孔我无一知晓,我用脚丈量过古城的城墙,可我细数不来砖瓦下每一个主人的名字。我从街道往前迈进下一刻,折返却走不进一秒。我和这座小城里的每一个人都爱着台儿庄,可热爱者总在他们的故土变动的时候只倾注属于自己的热情,在你未曾置身故乡时,在你未把足掌的温度献给故乡、未把灵魂的悲喜留与故乡时,这个你热爱的地方再怎么脱离你过往的回忆,都不会有人唤你归来。

在盛夏燥热的空气里,我游刃有余地引导朋友走我走了无数遍的路,去我去了无数遍的地方。身为一个外地人去游览一座城的好处在于你不会有回忆供你爱它。而身为本地人去重游属于自己的城却不一样,一是你会有更多的理由去哭去笑,二是你想有更多的理由去爱这座城,可你发现爱更多的是回忆。十摄氏的温差让你有足够的理由去穿一件外套,以此便绝缘了你同故土离别前初恋般的温暖。

台儿庄里有无数个人,只要有一个人铭记台儿庄,那台儿庄就被铭记着,可我只有一台儿庄,一旦忘记,便就真的忘记了。

我羞愧于说再过几个月那些新树便可以爱上脚下的土地,因为我就是用几个月的时间将不在脚下的土地几近遗忘,我也羞愧于想那破坏的路会因我的曾经而弥合伤痕,因为我在所有落魄的日子里,都未曾想起那条路给过的欢喜。

城是要变的,城里有树有草,有楼有路,有几十万像我一样离家的归乡的人,它可以将你丢失,它可以爱除你以外的一切却仅仅遗忘你。可是人不能变,人只有一颗心,铭记和遗忘都用它。

一个离乡的人,最不该遗忘的,便是铭记了。我相信,在睡梦中、在潜意识里、在心的最深处、在所有大街小巷被刻成线条和阴影的地方,正如那些未曾改变的样子会败给你的遗忘一样,那些已然改变的样子,也同样会败给你的铭记。

给毕业生的一封信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张倩

一场不期而遇的雨让这个毕业季多了几分伤感,伴随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共同编织了六月的主旋律。六月,代表着生机、活力,充满着收获和喜悦,但是因为即将离别,又添了几分忧伤。数载励志求学,一朝鲲鹏展翅,作为老师,对于曾经得到过奖励和帮助的你们,不免再寒暄几句,当做临别赠言吧。

我知道,十二年苦读磨一剑,仗剑走天涯的豪气少年,经历了高考的洗礼来到我们枣庄学院,自然希望奋发图强,更上一层楼;

我也知道,四年大学的历练成长,已经成长为热血青年的你们,腹有诗书气自华,怀着满腔热血期待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我更知道,踌躇满志的你们,也曾握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犹豫过,也曾想着日子辛苦的父母心疼过,也曾因为暂时的困难迷茫过,但是你们不曾想过放弃,毅然收拾背囊,负重前行。

是的,谁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从绿色通道顺利入学到国家奖助学金,从国家助学贷款到勤工助学岗,从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到校内各种

资助补免,国家和学校为家庭困难的你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你们也没有让人失望,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在这个毕业季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我作为负责学生资助的老师,能够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能够看到你们成长,我感到很欣慰,也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时针分针竞相追逐,见证着你们对未来的执着,转眼已到毕业季,你们是否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开启更大的挑战?你们是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崭新的人生际遇?时光清浅,向爱则暖,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曾经付出的努力,也不要忘记曾经得到的帮助,怀着一颗爱人之心、感恩之心走进社会,在社会这个大熔炉中继续锻造。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常怀感恩之心,常为感恩之行,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岁月,你别催,走远的仍要追。当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挥别的那一刻就如同流水的光阴,纸短情长,愿你们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